

石破天惊

大乾陵

(天墓系列)

张敏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石破天惊

大乾陵

青龙山

乾陵

述圣碑

无字碑

墓

懿德太子墓

永泰公主墓

张敏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破天惊大乾陵 / 张敏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680-546-6

I. 石…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537 号

石破天惊大乾陵

作 者 张 敏 著

责任编辑 李丽玮

封面设计 可 峰

版式设计 红 梅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信达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 页 1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546-6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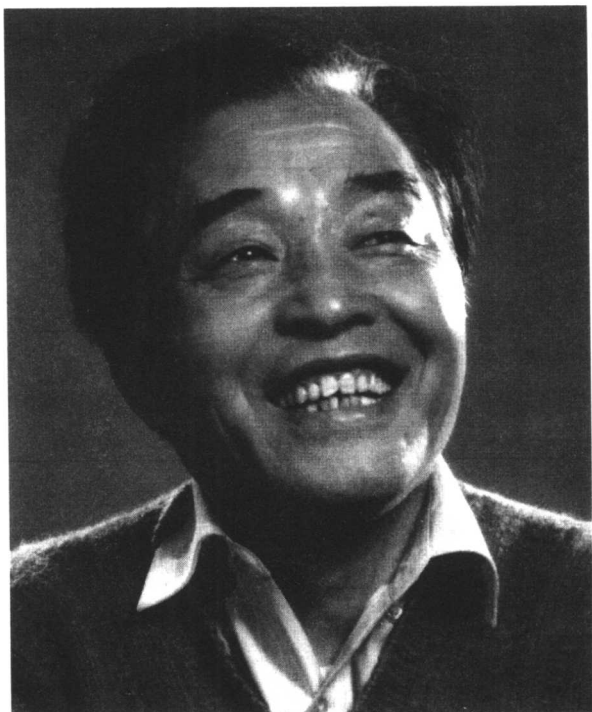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作家近照

杨叔仁摄



长安第一风流才子张探花传奇（代序）

高建群

张作家叫张敏，又叫张探花。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有个屡次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叫《错位》，张作家就是这个电影的编剧。导演黄建新拍完《黑炮事件》，想继续往下拍，找到厂长吴天明。吴天明招来张敏，要他一个礼拜之内，为黄建新写个本子。三天头上，早晨上班时，吴厂长在西影厂大门口，见到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张探花。吴厂长怒道，我给你说的事，你当耍耍哩！话音未落，只见张探花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个三万字的本子。这就是新时期的一部经典电影《错位》剧本产生的经过。为写这个本子，张探花三天三夜淘尽了身子。

张敏有着惊人的才华。有的人成为作家，是经过后天学习得来的，有的人

则天生就是作家，造物主打发他来世上走一遭，就是让他的这支辣笔为尘世添一份喧嚣，加一份热闹。张敏就属于后者。

我二十年前读过张敏的《天池泪》、《感君情意重》、《黑色无字碑》，我惊叹于这些小说的鬼斧神工，惊叹于通篇所洋溢的那种激情和才情。记得我当时对人说，这小说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好像是一口气写成的。

张探花祖籍山东，一生流离颠沛，现定居在西安。用他的话说：受孕在黄河故道，长成在大漠边关。前一句话，是说他落地生根在中原，后一句话，是说他九岁前在新疆哈密。前两年山东老家来人续家谱，写上“编剧”二字后，后面要加个括号，填上相当于什么级别。怎么填，来说，交三百钱，括号里填一个“探花”吧。古代考官，头名曰状元，二名曰榜眼，三名曰探花。张作家觉得封他一个“探花”，是高抬他了，尤其又喜欢“探花”这两个花花哨哨的字，于是乎从此张口闭口要大家叫他“张探花”了。

张探花平日行为乖张，放浪形骸，脚下常穿一双拖鞋，满世界乱转。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吧嗒吧嗒一路和熟人点头。自号“无聊文人”，又将家中凭稿费堆砌起的一座歪七扭八的三层楼房号称“文牢”。这文牢中每日吆朋呼类，酒气冲天。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人，从王蒙，到张贤亮，再到初学写作者，来人即是客，秉帚以迎之。大文化人贾平凹，二十年前曾在这东倒西歪的屋里客居过三年。平凹说：嫂子每次做饭时，往锅里给我多添一瓢水，就有我吃的了，这是旧话，不提。

说起张探花传奇，这里单表一件。有一年，中国神秘学会在西安开年会，各路气功大师、预测专家云集西安。爱热闹的张探花，也跑去瞧稀罕。他是著名的长安闲人，走到哪里，大家都认。会议设在省体育场的一个宾馆里。席间吃饭时，言语过往之间，他和一位山东来的气功大师斗起嘴来，他说特异功能是骗人的，他这一生，不敬神鬼，只信自己的一双眼睛。大师说他是孤陋寡闻，见识短浅。说话间，张探花从腰间掏出了个风油精瓶子，再掏个一分钱硬币，说，在坐的各位，谁能将这一分硬币，众目睽睽之下装进风油精瓶子里去，那我就算服了，从此世界观改变，逢人专说气功的好处，并且免费为各位写出大块文章，让各位名播天下。

张探花连说三遍，满座无人敢应。末了，山东来的大师拦住话头，说张探花所谈的这等破事乃小儿科，是市井地摊上的弄法，大师不屑为之。大师说，他要当众表演一道乾坤手，让张作家长见识。啥叫乾坤手？大师说，张作家你摸摸你的身子，看哪一处长了个瘤子，或起了个疙瘩，或有一个瘰子，你说给我，我一伸手，疾如闪电，快如旋风，这疙瘩就被抓走了，抓走后，你这肌

肤光光堂堂的，不留一丝痕迹。张探花见大师这样说，回话道，爹妈生我，通身像个浪里白条，并无疙疙瘩瘩的东西。不过论起疙瘩来，裤裆里倒有两个睾丸。这样吧，大师你伸出手来，取它一个，试试你的本事，也让大伙开开眼界，我立个生死文书给你。就是一命休了，也不找你的麻烦。话撵话，撵到这里，大师摆摆手道，睾丸乃生命之根，要他取这东西，太残忍，太不人道，他不敢取。张探花答道，一个愿舍，一个愿取，周瑜打黄盖的买卖，合理而又合法，况且我如今已有一儿一女在堂，这睾丸于我，已成无用之物，大师你成全我，将这赘物除去了吧！大师摆摆手，说这叫“抬杠”。

饭局结束时，双方议定了另一个赌博项目。大师说了，挑一副农舍的那种木门，隔三步远，他一发功，双掌一推能叫这木门自然闭上。张探花不信。张探花说，气功师能掌心发力，将桌上的餐巾纸吹得微微颤抖，已属不易了，如今要推动这两扇门，谈何容易。双方又抬起杠来，最后说定，赌一万块钱，找一户有木门的人家，当场试验。并请在此座的世界射击冠军李忠奇先生当保人。敲定以后，众人发一声喊，分乘几辆出租车，直奔西安南郊草场坡而来。

张探花在草场坡当过九年工人，环境熟悉。大师携一只手提箱，里面硬铮铮是一万块钱大票。张探花也东拼西借，凑够这一万块。张探花心想，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眼见稀奇物，寿增一季”，今天我即就是输了，一万块钱买一个稀罕瞧，却也值得。

在草场坡里，陪着大师走了几家，终于找到一家大师认为是合适的木门。于是便开始。大师先将木门开成半掩状态，然后向后倒退三步。众人递上凳子，大师坐了。只见大师闭目敛气，运动筋骨，半晌，突然两掌向前发力，怪叫一声道：“合！”叫声过后，众人看那木门，还是纹丝不动，仍是半掩状态。大师见了，只好又运动真气，再做两次。那门还是纹丝不动。

张探花见了，眼里倒有些怜悯这大师了，于是说，这陈年老门，门轴子有些死了，我给你抹些油，或者浇上一泡尿上去，让它滑溜滑溜。这些做过以后，大师再推，门仍然不动。事以至此，大师也就满脸羞惭，说一声“今天气场有异！”，说罢丢下一万块钱，自己兀自先一步走了。

一万块钱在手，张探花说，这钱是白捡来的，不花白不花，于是乎吆朋呼友，叫上一大帮子闲人，再加上他的全家，到当时西安最好的宾馆金花饭店消费。餐厅经理问上什么菜，点什么酒水。张探花说什么好上什么。这一千人从下午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后来买单时，张探花将一万块往桌上一扔，问够不够。服务小姐将钱一数，说一共是13888元，这一万块收过，还差3888元。张探花一听，傻眼了。饭店留下张探花的大弟做人质，让他回去取钱，3888块钱

取来，这事才算结了。

还有一件事，是张探花在深圳吃“龙虎斗”的事，也算一奇。

1995年，张探花在深圳筹拍一个广告片。他心想深圳的朋友请他吃了几次饭了。临走时，他得回请一下。一拨人来到一家门面非常讲究的饭馆，门前像开了个动物园，下边是水产，上面是飞禽，中间几个笼子里全是走兽。有一小笼中间，卧着一只白猫。这白猫全身雪白，只在两耳尖上，有一圈黑毛。也许是前世里有一段未了之情，白猫冲着张探花喵喵叫个不停。张探花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走上前来，对那白猫好生爱惜了一番。又手骚，扯住白猫胡子说道，此猫若成盘中之餐，必将是天上人间！大堂经理见了，遂使个眼色，让服务员将这只猫抱到后边去了。

张探花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走上台阶，又手骚了一回。右手门迎小姐，水色可人，左耳旁长了个“拴马桩”，乃是一个小肉柱。张探花伸根指头，动了一下小姐的肉柱，拍了拍小姐的肩膀，又来了第二声惊呼：哇，好漂亮！

入座不长时间，只见招待生将一只血淋淋的猫皮用托盘端了上来，耳边有黑毛的白猫皮搭在盘子边上，招待生让张探花验货：“先生，你点的这道菜是我店的名菜，我们将派国家一级厨师为您掌勺！”再一问，这道菜叫“龙虎斗”，一只猫配一条五步蛇，乃是这家酒店的镇店大菜，每道3800元。

张探花一听，傻眼了。那天他身上一共揣了五千块钱，心想花两千块钱吃一顿饭，大约能抵挡得住，谁知道这一道菜就三千多块花出去了。张探花咽了咽唾沫，心中有些被人宰了一刀的感觉，于是问道，他何曾要吃这只猫来？前台经理说，你明明是点了这只猫，你指了指猫，拽了拽猫胡子，还高叫了一声漂亮好吃。张探花说，我赞美它漂亮，并不是要吃它，我是作家，赞美生活是我的职责。经理说，这个我们不管，反正这只猫是你点了，你得付钱！

张探花见状，眉头也没皱，就计上心来。说道，我承认，这道菜我点了，不过我点了两道，还有一道，你们没有端来，请把那一道菜也端上来，我一块儿付钱。经理一听大喜，忙问还有哪一道？张探花这一时卖起关子，直夸龙虎斗如何好吃，如何让人大开眼界。弄得满席朋友都一头雾水。其实张探花心中暗自琢磨：这道菜还是要吃，只是不能出这个价钱，不能让人宰了。再者要以智取人，不能让深圳朋友面子上不好看。一番心思过去，好一个张探花，让把那右手的门迎小姐也剥了皮端上来。还要骚一骚那个“拴马桩”。张探花掏出牡丹卡来说，多少钱都不在乎，两道菜今天吃定了。

张探花这一招，让席间朋友大开眼界，纷纷证明，张探花赞美了猫，也赞

美了门迎小姐，应该把两道菜都端上来。牡丹卡上的钱如果不够，大家来凑，千万元都不在话下。

酒店用此法曾宰过不少客人，挨宰的人顾了脸面，心中不悦，钱也得掏。今天碰到长安才子张探花，才知道原来钉子是用铁打成的，一时竟傻了眼。无奈之下，搬来了总经理。总经理漂洋过海，自然老道，知道今日碰上高人了，一番问答之后，大赞《错位》拍得好，今天他做东，砍去前边那个3，以380元结账，并送一瓶好酒助兴。

酒足饭饱之后，深圳朋友便劝他留在深圳发展，说这等高人，回西北糟蹋了。张探花微微一笑说，西北有老婆孩子，一刻也离不开他们。

张探花夫人的名字叫方方方，三个“方”叠在一起，叫起来怪绕口的，于是张作家擅自做主，让老婆将这“方”字去掉一个，叫成“方方”。叫成“方方”以后，好听是好听了，可是后来，湖北出了个女作家，也叫“方方”。张作家听了，于是征求老婆意见，向中国人传统文化靠拢，叫成“张方氏”了。这一次改名，算是定名，老两口商量好，从此就是再有重名，也不改了。

张方氏是西安市北郊方新村人氏。方新村在大明宫西侧，那是当年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和杨贵妃与唐明皇调情的地方。当年叫舍下省，如今叫方新村。方新村这地名，据说是张作家的母亲起下的。当年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再则被裹在西安城的中心，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张方氏家世代是农民，她的身上，也保留了关中农家妇女所有的优良品质：善良、大气、宽容，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形象。张作家家里所以整日高朋满座，门庭若市，张作家的好客是一个原因，嫂夫人的贤惠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当年张敏在青海当兵八年，回来后又来咸阳一个国防厂子当工人，眼见得成了一个大龄青年，心里不免着急。猛抬头，看见邻家这个叫“方方方”的小女孩，已经出脱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张敏于是动起心思，看怎么和这个姑娘接近。恰好，方家养了几株玫瑰花招人喜爱。张敏于是有了借口，瞅瞅屋子里只有方姑娘在家，于是壮着胆子走进门，先赞这花艳，再赞这花香，完了说，能不能剪上一枝，回去插在他家花瓶里。一个有心，一个有意，事情就这样成了。出得门来，张敏高叫一声：“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话音未落，方新村吵成一团，大家都说这方姑娘平日老老实实的，高中毕业回家，也不见和生人说话，怎么就让一个“客客子”（外地人）猫叨鸟了。方姑娘听了这话，不为所动，一个月后，自行车一推，进了张家门。

方姑娘进门以后，从方新村带了三分宅基地过来。不要小看这三分地，在西安城里，这三分地就是一件宝物。从此以后，张敏便在这三分地上折腾，来

一笔稿费，够买一袋水泥，就买一袋水泥，够买一架子车砖，就买一架子车砖。水泥和砖头买回来了，就往这三分地上堆。先盖座平房，再盖个地下室，再堆个二层，二层上面再堆三层。新时期文学二十年，张敏这二十年，用稿费给这三分地上堆了一堆歪七扭八的三层楼房。楼房四百多平米，在中国作家中，他的住宅面积大约是独一无二。

方新村的地后来已经全部卖完，因此，对张家来说，这几年的基本生活来源，就是靠张敏的稿费。西影厂不景气，张敏于是早早地办了个内退手续，在家专门写稿，当起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哪一个月稿费来得少了，全家就一片惊慌。哪一个月稿费来得多了，张敏就捧着一堆钱发愁，房子已经盖好了，不知道这钱又该往哪里花。于是乎往四处打电话，吆喝人来打麻将，吃饭。他说在他这打麻将是“五个一工程”：打一场麻将；输一千块钱；抽一条烟；管一顿饭；喝一瓶好酒。走后地上留下一堆垃圾。去年国庆早晨，八点多钟，张敏听见大门外有人要退两张西去的卧铺票。裤子一穿，拉着老婆九点多钟就上了火车。这时才发现，两人所带的银两不足，有进程就没有退程了。好个张敏，喊一声拿笔来，就在火车上写起来。到银川写一篇《调侃银川》，到兰州写一篇《黄河之水兰州来》，他朋友多，路子又野，文章送到报社，当时就能拿到稿费，于是，玩了敦煌，又玩了哈密和乌鲁木齐。虽说是受了些罪，一路写着玩着，回来一算，走时带在身上的钱竟然没用完，还让张方氏美美地坐了一趟飞机，落下了十几个胶卷。

张敏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便有些骄傲。那一次，在他的地下室里，他买了一大堆颜料学画画。画得确实不怎么样，可是旁边的画家们都不好意思说。这时，张方氏进来叫大家吃饭，对着地下画好的小鸡“哼”了一声。这一“哼”，张敏于是大怒，他说：“你敢嘲笑我！我平时进步的慢，就是因为你不支持我，你看看人家贾平凹，高建群的老婆，那毛笔字写得再臭，人家老婆在旁边也一个劲儿说好。”张方氏听了，笑着争辩说，我哪里敢嘲笑，我是感冒了，鼻子有些不通，哼几下鼻子。张敏听了，仍是不依不饶。

还有一次，张敏喝高了。叹息曰：“咱他娘的空有一身才华，至今还成不了大名，这原因就是没有离婚。你看那谁谁谁……”张方氏听了，立刻把大门开圆，说：“你走，你现在就走。我现在有儿有孙子的。看你走了以后，你这个干老汉怎么过？”张敏听了，长叹一声说：“不走了，我老了！”说完用秦腔唱了一句：“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

张敏和张方氏膝下，有一儿一女，正应了中国老百姓“一儿一女活神仙”这句老话。儿子聪明，女儿伶俐，遗憾的是张敏前些年把钱都用到堆砌楼房

上去了，没有用更多的钱作为智力投资，让儿女上大学。好在女儿争气，前几年走读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考试考了全系第一名，成了硕士研究生。如今，张敏的儿子、女儿都已经男婚女嫁，但是，这个大家庭还基本上生活在一起。

说起张作家的儿子来，我这里又记起一个故事。张作家的儿子，前几年台湾人在西安办了个康师傅方便面工厂，儿子便应聘进去当电工。这事很令张作家恼火，台湾人先富了一步，眼睛都长在脑袋顶上，常忘了自己姓什么，欺侮大陆百姓。为资本家干活，太多憋气。后有一日在梯子上查线，台湾一个监工竟嫌梯子挡道，踢了梯子一脚，差点把人摔下来，还口出不逊。陕西冷娃，挥动老拳，将台湾监工打了一顿。儿子回来向父亲汇报，张探花听了，高叫一声“打得好”。立即买酒买菜，为儿子祝贺。儿子说，恐怕在这个厂子干不成了。张探花说，干不成了不要紧，以后你待在家里，老爸给你开工资！这后来有一个意外的结局。儿子惴惴不安，等了几天后，不但没有被炒鱿鱼，还被提拔当了组长。倒是那个台湾监工，被解职回台去了。这其中原委，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台湾老板对这个监工早有看法，踢电工的梯子，在台湾也是不允许的，便借机将他炒了。

张敏年轻的时候，恃才傲物，是个天不收地不管的角色。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管我的人还没有出世哩！”而今，老境渐来时，管他的人终于出世了，这就是他的孙女张少阳。大前年秋天在太湖参加笔会，阳阳一个电话：“爷爷，我好想你。”张敏立刻买飞机票，半天之内赶回家。前年在广州巨星公司改电影剧本，亦是阳阳一个电话，张敏忙不迭地，立即叫人把他住飞机场送。去年秋天在罗布泊，刚一回到连木沁镇，可以通电话了，电话那头阳阳一哭，张敏立刻买火车票回家。看着生活在温柔富贵中的阳阳，我感慨地说，张敏七岁的时候，正在新疆的哈密看着溃兵烧城；笔者的我，七岁的时候，正在延安的万佛洞里，父母去上班，将我用一根绳子拴在佛脚上，如今这阳阳七岁了，她多么幸福呀！

2002年间，张敏完成了两件大事。这就是他酝酿多年的两个长篇小说《良家妇女》和《石破天惊大乾陵》双双脱稿，并于2002年9月5日，在北京连续上市。为写这两个长篇，他的头发眉毛全部成了雪白。好听话叫童颜鹤发，不好听他就活像一个老怪物了。我在新疆，每到一个地方和朋友们吃饭，总会有人说，咱陕西要挖武则天的老坟了。这股妖风，就出自张敏的文牢，如今已吹向世界各地了。这两个长篇也许会奠定他在中国文坛重要小说家的位置。

西安是文化古都。文化古都应该出张探花此类文化人物。我常想，张探花此类庄谐并出，令人喷饭的传奇，一些年之后，也许会像我们今天说徐文长的故事，唐伯虎的故事，纪晓岚的故事一样，成为文化人的市井传奇。张探花此类故事颇多，今天这话有些长了，就此打住则个。

毛诗中谁道鼠无牙 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

——作者写在出版之前

清早登厕，四平八稳坐在马桶上，耳听汨汨之声，生理上便会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如同我此时坐在书桌前，写这篇文章时的感觉一样：偶有所得，行走肺腑；礼坏乐崩，怅然若失……

这是一册集思广益探讨如何科学发掘乾陵和秦始皇陵的文学作品，不是学术著作。这种题材是文学界一门新兴的行当，是文学依据时势走向纵深的又一次发育，局内人称之为“考古文学”。在中国，它的领军人物应该是岳南先生。他以《风雪定陵》的横空出世，使他成为这个行当的牧羊犬。他比我小十几岁，应该是我的“小朋友老师”。

我已经过了花甲有五之年，这个年龄是英雄末路，长气短出的年龄，不宜再写这种颇有争议的东西了。由于几十年在文学创作之外，我分出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关注西安周边皇陵的动态，日积月累了一些心得，觉得有话要说，前些年才写了一些有关这些题材的书和文章。由于我把家宅的电话直接印在书舌上，在那年冬天一个有风有雪的午夜，突然炸响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一位东北铁岭的读者开口就质问我：你对挖祖坟这样损德的事，难道就没有一点心理障碍？

夜半来电，又如此直白，真让人心惊肉跳！这是挖祖坟吗？中国民间向来有“四大损”：骂哑巴、踹瘸子、踢寡妇门、挖祖宗坟。面对读者的质疑，等我回过神来，电话挂断了。那一夜我没有合眼，我想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我在那些书里文里，没有写清楚对祖坟的认识，等再版时，我一定多费点笔墨，力争把这一点写清楚。

我住在西安北郊，从我的床边往西北方向走，走四十二公里便是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再往西北方向走，再走四十二公里，那里有一座山，在离山顶不远的山腰里，斜坡儿挖了一个洞，洞里放了两个棺材，一个是唐朝的第三个皇帝，活着的时候叫李治，死了之后的谥号叫唐高宗；另一位是他的老婆，史上那个用千年老唾沫洗澡的女皇帝，活着的时候，叫武华姑，死了之后才叫武则天。

我原以为，像武则天这样名贯天下，挟风雷以毁天下的人物，在中国难道会有人不知道？2004年，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关于乾陵的专题片，出于以上理念，故意没有解说武则天，播出之后，我们随机到云南和贵州访问，还真有人不知道！在楚雄市，我们停车问一位卖瓜的妇女，又给她看了车载VCD上的图像，她上过初中，竟然说武则天和慈禧是一个人，都是中国的女皇帝。在贵州省的赤水河畔，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竟然说武则天就是江青，穿上古代人的衣服，也盖不住她是个坏女人的牙口。

我们深深地被震惊了。是我们民众的素质使然，还是我们这些文化人的自以为是？渭北土塬上，车行几分钟，就会看见一座荒冢，这些荒冢，大都被当地的农民挖成四面立壁的炮台样子了，那是为了多一点种粮食的土地。这些荒冢一律无名无姓，当地传说中没有，查史籍也查不出来。询问树下抽着旱烟袋的老农，老农会说，早些年更多呢，1958年学大寨，都挖平了，挖得没踪没影了！

苍天白云，古风扑面，遥想当年，哪一座荒冢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哪一项工程不惊天地？用得着在冢前栽一块墓碑告诉后人吗？1962年，当考古队掘去地皮，即将把墓道打开的时候，恰逢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来陕公干。这位学富五车的大才子来到现场，一口咬定此墓必是章怀太子墓无疑！身后的一群人诺诺，竟无一人敢提出异议。其实知其墓者大有人在。当地农民，多是唐朝护陵者的后裔。老辈子传下话来，这座墓里，埋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是被武则天用木棒打死的一双孤魂。这等传说，不见于任何史籍。可惜郭沫若不是当地人，不知其表，也不知其里，仗着学富五车的胸中才华，口硬了一点，话说得绝对了一点。一时三刻，墓道打通，十几只手电筒下，墓志铭盖上的文字赫然在目：大唐永泰公主之墓。

永泰公主？初唐有上百个公主呢，没见史籍上有永泰二字呀！墓道里黑暗，没看见郭老脸红。郭老拂袖，众人依然诺诺。这四十四年前的一段插曲，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不要以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事情，民众们都会了然于胸，包括郭老和那个半夜来电。

是的，那个石洞被封闭之后，就起了个名字叫乾陵。中国人在葬埋自己同类的时候，就有了尊卑。一般老百姓的土堆只能叫坟，尊贵的人才叫墓。皇帝的大土堆一律称陵。北京尊贵的人太多了，有些公主入土的地方也叫坟，中央电视台西边就有个公主坟。给皇帝当了小妾的人，因为驮过皇帝的肉体，自然也变得尊贵起来，陕西兴

平马冤坡就有个杨贵妃墓。这样一区分，只要站在墓碑前，就知道土堆下的人，活着时是什么身份了。

神秘的东方神鬼文化，像迷幻的万花筒，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爷爷和孙子，一代又一代。总数不下几百亿的每一个东方人，明知“死后原知万事空”偏偏又要“家祭无忘告乃翁”。活了七八十岁，喝了一条小溪，吃了半座金山，怎么能一翻白眼就只剩下一堆肉？不甘心啊，于是便幻想出另一个世界，不吃不喝也能当神仙。活着的时候是官，死了还要当官，把官瘾永远过下去。于是，视死如视生，把人世间的贪占的财宝能搬的尽量搬，搬到地下埋起来。玩一个猫盖屎的严肃游戏。这一埋就是埋了几千年。

凡是寿终正寝的人物，都应该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用最科学的方法，在丝毫不扰动祖先的情况下，把他和她请出潮湿阴冷，甚至还在漏水的洞穴，让他和她住到水晶棺里去，享受恒温待遇，分享一点现代文明，接受子孙们的亲泽和膜拜，把他们当年带在身边的物品，一件件扶正擦净，用法律保证不挪用、不侵占、不卖买。而且只准花钱用眼睛看，绝不准动一手指头，这难道是对祖宗的亵渎？对祖宗的不肖？“四损”中的挖祖坟是盗墓贼的勾当，能在概念上和科学发掘相提并论吗？

这段笔墨不知可否回答那个夜半来电？

于是又会产生另一个夜半来电：目前中国有这样丝毫不扰动祖先的技术吗？

要动秦始皇陵和汉武帝的陵目前还没有这种技术。如果不着手研究，恐怕再过上几百年，也许仍然没有这种技术。没有这种技术，从现在就要开始发明研究呀，每年上百万精英人才走出校门，为什么不给他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目前，世界上要动的皇陵，只有乾陵才具备这种技术条件。也就是说，要让老祖宗分享现代文明，以尽孝道之心，只能从乾陵开始。科学发掘皇陵，日后必定要成为一项巨大的文化产业，打造一条从开封到宝鸡的地下文化千里长廊，该是多么令外国人眼红羡慕的一项世之伟功呵！每座皇陵，都是那个时代的一座国库，金银财宝可以暂且不论，文化信息对于今人难道不无启迪？每座皇陵里都有老祖宗们智慧的沉淀，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难道老祖宗们不想让他的后世子孙们分享？那是爷爷对孙子的溺爱，才把宝贝藏在身边的呀！君不见遗言遗书，分割财产，哪位老人家不想着他的后世子孙？说乾陵具备了这种科学发掘的技术条件，就是说乾陵和其它皇陵不一样。秦陵和茂陵都是在平地上先挖一个大坑，在坑里建宫殿修马路，然后再用炒熟的黄土填进去堆起来，成为一个倒扣的斗，因此称为覆斗式，要动这样的大陵，原则上不能动上边的封土，可是宫殿埋在土下面，怎样才能清理出来，这就要靠高科技了。是用一种凝固剂或钢索把整个封土锁成一个整体，不容其塌陷，做成一个巨大的屋顶，然后再剥离封土和宫殿的接触？抑或在陵墓四周修一条地铁，夯实地基，用钢柱

撑起封土，再对宫殿进行剥离，这就要看后来者的智慧了。乾陵则不同，它是只有一个出气口的一个山洞，只要不让外界空气进入，保持住洞内千年恒定的气态，洞藏物品不受扰动，就能达到科学发掘的目的。这种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掌握了，那就是七间房子组成的密闭系统，犹如大医院里的高压氧仓。至于陵中藏品，肯定腐朽的一塌糊涂，根本不可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文物可以得以长久保存。

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文物是从哪一天开始腐朽的呢？每一个时间单位都作用于文物，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世界上还没有用这样的技术发掘过一座陵墓，因此说文物一遇到新鲜空气立刻就灰飞烟灭了的话，都是在大开挖时出现的，大开挖本身就不是科学发掘。千年文物遇风即变的道理，说一遍再说一遍，就成了废话，就成了糊弄老百姓的话了。不让文物接触外界的新鲜空气，保持住墓中恒定的气压和湿度，文物怎么会烟飞灰灭了呢？如果目前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上天入海奔月呢？还谈什么科学发掘呢？那和盗墓贼的营生有什么区别呢？

陵中文物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目前技术可以保护的，如石棺、青铜器之类；另一种是目前和今后几百年都保护不了的。保护不了的文物难道没有原地封存的技术吗？封起来不要动，什么时候技术成熟了，哪怕再过一百年，什么时候再实施保护行不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一件原地封存的文物，就是给研究生提供的一道命题。有了题目，作题时就有了方向。只需要准备好奖金和奖状，颁奖的各种场面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既然陵中藏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还一天一天腐朽，为什么不抢时间让它们不腐朽呢？早一天用科学技术对文物实施有目的的保护，是比不作为任其腐朽好得多吧？这点道理还用多说吗？

为此，陕西省有关部门曾在1960年和1994年两次作了详尽的《发掘方案》，本书择其要点，收录在册。各位看官不妨仔细阅读。虽然不好看，但确实值得看，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发掘乾陵这个话题，提出来将近半个世纪了。“欲知世间事，先听老人言”。为此，我专程拜访了石兴邦老先生。在发掘乾陵这个话题上，石兴邦先生绝对是当仁不让的学术权威。老先生说，“乾陵素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时代的遗存，也是至今所知唐代帝王陵墓保存盛唐时代文物的典型代表。而且是未被掘盗的唯一帝陵，所以自五十年代末起，计划发掘乾陵之议，提了好多次，一直至今因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条件限制，时断时续，尚未付诸实施。”

“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给我们又提出了这一重大的考古研究课题。自然被素重历史传统而又珍爱文化遗产的人士关怀和议论，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报刊也纷纷载文讨论。虽然各持所见，见仁见智，然重视祖国文物的心意跃然纸上，足证大家对这一

问题的慎重和关怀了。”

“由于乾陵保存完整，内涵丰富，文宝珍贵，意义重大，常成为人们欲揭其秘以益于世的想法，据我记忆，建国后有五六次发掘之议：1960年的发掘是最早的一次，在此期间，我常和武伯伦先生联系，他是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文考工作，他很重视发掘乾陵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一次为保护文物，他叫我和他一起去西北大学拜见校长刘端芬同志，请西大支持文保研究工作，端芬同志很支持，指定化学系刘致和教授负责，组织了由12个教师组成的文保科研小组，大家情绪很高，工作做得迅速而有成效。”

“发掘乾陵的消息传出后，郭沫若先生很高兴，他亲笔写信给陕西同志，表示对发掘乾陵的支持。”

“乾陵的发掘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但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其他一些省份也提出想挖帝陵。中央有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是个问题。首先由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同志提出，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成员，负责文物考古工作，他召集考古所夏鼐，王伯洪等同志、商量此事，我当时是考古所的所务秘书，也参与了这事，当时认为这是一股挖陵风，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不宜助长，应予制止。于是便决定，由我和王伯洪同志拟稿，经尹达修改后，建议学部上报中央予以停止，当时写明五年以内不要挖帝陵，报告送出后，不久便停止发掘，将已掘出的墓道，正式回填，西大的文物保护组也再没有活动下去，后来我回到西安见武伯伦先生，他表示中央有决定，乾陵就停止了发掘。”

“文化革命结束后，文物考古系统很快恢复了工作，有关文物考古的刊物都复刊发行。1972年，郭沫若先生非常想发掘乾陵，因为他研究武后，很想看看武则天的情况，就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非恳切地说了他的愿望，他说年纪大了，晚了就看不到了。王冶秋和夏鼐商量了后，同意了郭老的意见，便由罗哲文同志写了一个长而全的报告（包括文物保护、经费等事宜），这个报告是以郭老的名义写给周总理的，总理没有同意，主要是文物保护与经费问题。后来王冶秋同志说，总理也给郭老谈了，‘我们这一代不要把好事做完，让后人也做一点。’实际当时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是经费相当多，当时很困难。据说周总理说，这些钱可以办几个织纱厂。另一个是怕四人帮干扰，而不纯是文物保护问题。”

“文化革命后的七十到八十年代，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来西安视察工作时，曾提过发掘乾陵事，省上根据指示，也申请发掘过，但也未能获得批准。”

“后来一次提出发掘乾陵的是1991年，主管中央文物工作的李瑞环同志，来陕视察时，给文物系统提出了发掘乾陵和整修黄帝陵两件大事。整修黄帝陵工程，进行的卓有成效。关于发掘乾陵之事，虽然我们作了发掘研究规划和可行性报告，并随黄

帝陵整修规划组到北京汇报，因文物系统意见不一，未能付诸实施；当时提出发掘乾陵的主旨和精神。我们都是赞同和乐于实现的。这就是①乾陵的总体内涵是表征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光辉标志，其中保藏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文物。②开发而展示其宝藏，于弘扬中华文化于世界，提高我国文化历史地位将会有很大意义。③以优秀的文化历史精品，教育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精神，④促进域外的交流和交往，借历史之明鉴，鼓舞国人改革开放以求发展之宏图壮志，以期振兴经济，发展文化，以跻身于现代化强国之林的目的，摆脱当时国际环境中的困境。”

“1992年，1995年，在陕西相继召开了两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这二次会议期间，都曾谈了讨论发掘乾陵有关事宜。会后，中央负责同志由王仁波陪同，专题视察了乾陵，并提出了他的想法和意见，要求我们先作一个了解乾陵内涵的探测方案。”

“1995年9月，国家文物局长张德勤同志来西安，与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文物局负责同志和一些专家学者研究具体发掘乾陵的有关事宜，决定先加紧进行先期研究工作，待条件和时机成熟，即付诸实施。”

“虽然发掘乾陵的计划和愿望还没有实现，但经过多方面和多次协商研究，都同意先作好发掘前的先期研究和必要的条件准备，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方向和路线在不懈地进行工作。”

“自提出发掘和利用乾陵文物资源以振兴陕西之议以来，省委省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书记张勃兴、省长程安东，副省长徐山林、孙达人、郑斯林和姜信真等主要同志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在关键时刻，都亲自出马，打通了各种关隘通道，解决人员编制和经费，为顺利进行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省文物局领导极其重视这一工作，根据中央精神和省上领导的指示、作了一系列周密的组织安排和必要的条件准备，为了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特别成立了帝王陵研究室，专门负责调查发掘和利用的有关事宜。为了借鉴世界文明古国发掘和利用帝陵资源以振兴文化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在1992年冬，专门派了一个帝陵考察团，到埃及和印度去考察，取经西天，期望能获得有利吾之良策善规。这次考察，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组团的目的和要求，对我们发掘乾陵及发展文物旅游事业有很好的借鉴和助益。”

“为了解决文物保护修理技术问题，开展了有效的国际合作，与意大利和德国政府及文物技术部门合作建立文保中心、文物修整实验室，都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机构，并给我们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以适应我们工作的需要：这些部门，一方面解决文保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同时进行经常性的修整工作。”

“为了摸清陵园和陵体情况，与德国美国兹博物馆合作对唐乾陵进行实地勘查工作，已完成了东部陵区的测量工作。同时对乾陵地面建筑作了清理和勘查，进一步将